第三十六回　常熟縣真儒降生　泰伯祠名賢主祭

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，叫做麟紋鎮。鎮上有二百多人家，都是務農為業。只有一位姓虞，在成化年間，讀書進了學，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，只在這鎮上教書。這鎮離城十五里。虞秀才除應考之外，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，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，就去世了。他兒子不曾進過學，也是教書為業。到了中年，尚無子嗣。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，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，上寫著易經一句：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」當下就有了娠。到十個月滿足，生下這位虞博士來。太翁去謝了文昌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，字果行。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，太翁在人家教書，就帶在館裏，六歲上替他開了蒙。虞博士長到十歲，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，賓主甚是相得。教了四年，虞太翁得病去世了，臨危把虞博士託與祁太公。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。祁太公道：「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，如今先生去世，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。」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，到書房裏來拜，就帶著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。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。

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。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，古文詩詞，天下第一。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，就隨著他學詩文。祁太公道：「虞相公，你是個寒士，單學這些詩文無益；須要學兩件尋飯喫本事。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，也知道算命，也知道選擇。我而今都教了你，留著以為救急之用。」虞博士盡心聽受了。祁太公又道：「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，將來出去應考，進個學，館也好坐些。」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，果然買些考卷看了。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，就進了學。次年，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教書，每年三十兩銀子。正月裏到館，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。

又過了兩年，祁太公說：「尊翁在日，當初替你定下的黃府上的親事，而今也該娶了。」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，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，合起來就娶了親。夫婦兩個，仍舊借住在祁家。滿月之後，就去到館。又做了兩年，積趲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，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，搬進去住，只僱了一個小小廝。虞博士到館去了，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，回家與娘子度日。娘子生兒育女，身子又多病，館錢不能買醫藥，每日只喫三頓白粥，後來身子也漸漸好起來。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，這年沒有了館。娘子道：「今年怎樣？」虞博士道：「不妨。我自從出來坐館，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。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，我心裏焦不足，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，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，或是來看文章，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。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，我心裏歡喜道：『好了！今年多些！』偏家裏遇著事情出來，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。可見有個一定，不必管他。」

過了些時，果然祁太公來說，遠村上有一個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。虞博士帶了羅盤，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。葬過了墳，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。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。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，兩邊岸上，有些桃花、柳樹，又吹著微微的順風，虞博士心裏舒暢。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，一船魚鷹，在河裏捉魚。虞博士伏著船窗子看，忽見那邊岸上一個人跳下河裏來。虞博士嚇了一跳，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。救上了船，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幸得天氣尚暖，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，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，請進船來坐著，問他因甚尋這短見。那人道：「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，替人家做著幾塊田，收些稻，都被田主斛的去了，父親得病，死在家裏，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。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，不如尋個死路！」虞博士道：「這是你的孝心。但也不是尋死的事。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，也是人送我的；不能一總給你，我還要留著做幾個月盤纏。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，你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，自然大家相幫。你去殯葬了你父親，就罷了。」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，秤了四兩，遞與那人。那人接著銀子，拜謝道：「恩人尊姓大名？」虞博士道：「我姓虞，在麟紋村住。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，不必只管講話了。」那人拜謝去了。

虞博士回家，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。到冬底生了個兒子，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，因取名叫做感祁。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。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，祁太公來送他，說道：「虞相公，你今年想是要高中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也怎見得？」祁太公道：「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老伯，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？」祁太公道：「就如你替人葬墳，真心實意；我又聽見人說，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。這都是陰德。」虞博士笑道：「陰騭就像耳朵裏響，只是自己曉得，別人不曉得。而今這事，老伯已是知道了，那裏還是陰德？」祁太公道：「到底是陰德，你今年要中。」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，虞博士受了些風寒，就病起來。放榜那日，報錄人到了鎮上，祁太公便同了來，說道：「虞相公，你中了。」虞博士病中聽見，和娘子商議，拿幾件衣服當了，託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。過幾日，病好了，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。親友東家，都送些賀禮。料理去上京會試，不曾中進士。

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，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，住在衙門裏，代做些詩文，甚是相得。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，名滋，字資深；見虞博士文章品行，就願拜為弟子，和虞博士一房同住，朝夕請教。那時正值天子求賢，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。尤資深道：「而今朝廷大典，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。」虞博士笑道：「這徵辟之事，我也不敢當。況大人要薦人，但憑大人的主意；我們若去求他，這就不是品行了。」尤資深道：「老師就是不願，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，老師或是見皇上，或是不見皇上，辭了官爵回來，更見得老師的高處。」虞博士道：「你這話又說錯了。我又求他薦我，薦我到皇上面前，我又辭了官不做；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，辭官又不是真心。這叫做甚麼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在山東過了兩年多，看看又進京會試，又不曾中。就上船回江南來，依舊教館。

又過了三年，虞博士五十歲了，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著，再進京去會試。這科就中了進士，殿試在二甲，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。那知這些進士，也有五十歲的，也有六十歲的，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；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，五十歲。天子看見，說道：「這虞育德年紀老了，著他去做一個閒官罷。」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。虞博士歡喜道：「南京好地方！有山有水，又和我家鄉相近！我此番去，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，團圞著，強如做個窮翰林！」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、座師，和同鄉這幾位大老。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，託道：「老先生到南京去，國子監有位貴門人，姓武，名書，字正字；這人事母至孝，極有才情。老先生到彼，照顧照顧他。」虞博士應諾了。

收拾行李，來南京到任，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。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，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。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，回來陞堂坐公座。監裏的門生，紛紛來拜見。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。虞博士出去會著，問道：「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？」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矮小人，走過來答道：「門生便是武書。」虞博士道：「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孝行，又有大才。」從新同他見了禮，請眾位坐下。武書道：「老師文章山斗，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，實為僥倖。」虞博士

道：「弟初到此間，凡事俱望指教。年兄在監幾年了？」武書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門生少孤，奉事母親，在鄉下住。隻身一人，又無弟兄，衣服飲食，都是門生自己整理。所有先母在日，並不能讀書應考。及不幸先母見背，一切喪葬大事，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。門生便隨著少卿學詩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資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，果是奇才。少卿就在這裏麼？」武書道：「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，天子賜他元武湖的，他在湖中住著麼？」武書道：「他就住在湖裏。他卻輕易不會人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我明日就去求見他。」武書道：「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，因是後來窮之無奈，求個館也沒得做。沒奈何，只得尋兩篇念念，也學做兩篇，隨便去考，就進了學。後來這幾位宗師，不知怎的，看見門生這個名字，就要取做一等第一，補了廩。門生那文章，其實不好。屢次考詩賦，總是一等第一。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，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，所以送進監裏來。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我也不耐煩做時文。」武書道：「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。平日考的詩賦，還有所作的『古文易解』，以及各樣的雜說，寫齊了來請教老師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足見年兄才名，令人心服。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，容日細細捧讀。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麼？」武書道：「先母是合例的。門生因家寒，一切衙門使費無出，所以遲至今日。門生實是有罪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個如何遲得？」便叫人取了筆硯來，說道：「年兄，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。」即傳書辦到面前，吩咐道：「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，你作速辦妥了，以便備文申詳。上房使用，都是我這裏出。」書辦應諾下去。武書叩謝老師。眾人多替武書謝了，辭別出去。虞博士送了回來。

次日，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，莊徵君不曾會。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，杜少卿會著。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，曾收虞博士的祖父為門生。殿元乃少卿曾祖，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為世叔。彼此談了些往事。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，今日無緣，不曾會著。杜少卿道：「他不知道，小姪和他說去。」虞博士告別去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走到元武湖，尋著了莊徵君，問道：「昨日虞博士來拜，先生怎麼不會他？」莊徵君笑道：「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，他雖是小官，也懶和他相見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人大是不同。不但無學博氣，尤其無進士氣。他襟懷沖淡，上而伯夷、柳下惠，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。你會見他便知。」莊徵君聽了，便去回拜。兩人一見如故。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；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。兩人結為性命之交。

又過了半年，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。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，本是虞博士的弟子，後來連為親家，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。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，又賠了一個丫頭來。自此，孺人纔得有使女聽用。喜事已畢，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。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。虞博士道：「你也要備些床帳衣服。這十兩銀子，就算我與你的，你拿去備辦罷。」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。

轉眼新春二月，虞博士去年到任後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，今已開了幾枝，虞博士歡喜。叫家人備了一席酒，請了杜少卿來，在梅花下坐，說道：「少卿，春光已見幾分，不知十里江梅，如何光景。幾時我和你攜罇去探望一回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正有此意，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。」說著，又走進兩個人來。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，一個姓儲，叫做儲信；一個姓伊，叫做伊昭。是積年相與學博的。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，同他見禮讓坐。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。坐下，擺上酒來，喫了兩杯。儲信道：「荒春頭上，老師該做個生日，收他幾分禮，過春天。」伊昭道：「稟明過老師，門生就出單去傳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我生日是八月，此時如何做得？」伊昭道：「這個不妨。二月做了，八月可以又做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就是笑話了！二位且請喫酒。」杜少卿也笑了。虞博士道：「少卿，有一句話和你商議。前日中山王府裏，說他家有個烈女，託我作一篇碑文，折了個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。我轉託了你。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？為甚轉託我？」虞博士笑道：「我那裏如你的才情？你拿去做做。」因在袖裏拿出一個節略來遞與杜少卿，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。家人拿了銀子出來；又稟道：「湯相公來了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請到這裏來坐。」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去；進去了。虞博士道：「這來的是我一個表姪。我到南京的時候，把幾間房子託他住著，他所以來看看我。」

說著，湯相公走了進來，作揖坐下。說了一會閒話，便說道：「表叔那房子，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，是我拆賣了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怪不得你。今年沒有生意，家裏也要喫用，沒奈何賣了，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嗄？」湯相公道：「我拆了房子，就沒處住，所以來同表叔商量，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。」虞博士又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你賣了就沒處住。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，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。」湯相公就不言語了。杜少卿喫完了酒，告別了去。那兩人還坐著，虞博士進來陪他。伊昭問道：「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與？」虞博士道：「他是我們世交，是個極有才情的。」伊昭道：「門生也不好說。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，而今弄窮了，在南京躲著。專好扯謊騙錢。他最沒有品行！」虞博士道：「他有甚麼沒品行？」伊昭道：「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，所以人都笑他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，俗人怎麼得知？」儲信道：「這也罷了；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，不要尋他做。他是個不應考的人，做出來的東西，好也有限，恐怕壞了老師的名。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，老師託他們做，又不要錢，又好。」虞博士正色道：「這到不然。他的才名，是人人知道的。做出來的詩文，人無有不服。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，我還沾他的光。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，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。」兩人不言語了，辭別出去。

次早，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，犯了賭博，來討收管。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，進來稟過，問：「老爺，將他鎖在那裏？」虞博士道：「你且請他進來。」那監生姓端，是個鄉裏人；走進來，兩眼垂淚，雙膝跪下，訴說這些冤枉的事。虞博士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，每日同他一桌喫飯；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。次日，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，將那監生釋放。那監生叩謝，說道：「門生雖粉身碎骨，也難報老師的恩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？你既然冤枉，我原該替你辯白。」那監生道：「辯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，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，心中疑惑，不知老師怎樣處置，門斗怎樣要錢，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。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。門生不是來收管，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！這個恩典，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！」虞博士道：「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，作速回家看看罷，不必多講閒話。」那監生辭別去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，上寫道：「晚生遲均、馬靜、季萼、蘧來旬；門生武書、余夔；世姪杜儀同頓首拜」。虞博士看了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慌忙出去會這些人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先聖祠內，共觀大禮之光；國子監中，同仰斯文之主。

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　祭先聖南京修禮　送孝子西蜀尋親

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，大家見禮坐下。遲衡山道：「晚生們今日特來，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，公中說，祭的是大聖人，必要個賢者主祭，方為不愧；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。」虞博士道：「先生這個議論，我怎麼敢當？只是禮樂大事，自然也願觀光。請問定在幾時？」遲衡山道：「四月初一日。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一宿，以便行禮。」虞博士應諾了，拿茶與眾位喫。喫過，眾人辭了出來，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。遲衡山道：「我們司事的人，只怕還不足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恰好敝縣來了一個敝友。」便請出臧荼，與眾位相見。一齊作了揖。遲衡山道：「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。」臧蓼齋道：「願觀盛典。」說罷，作別去了。

到三月二十九日，遲衡山約齊杜儀、馬靜、季萑、金東崖、盧華士、辛東之、蘧來旬、余夔、盧德、虞感祁、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、蕭鼎、儲信、伊昭、季恬逸、金寓劉、宗姬、武書、臧荼，一齊出了南門，隨即莊尚志也到了。眾人看那泰伯祠時，幾十層高坡上去，一座大門，左邊是省牲之所。大門過去，一個大天井。又幾十層高坡上去，三座門。進去一座丹墀。左右兩廊，奉著從祀歷代先賢神位。中間是五間大殿，殿上泰伯神位，面前供桌，香爐、燭臺。殿後又一個丹墀，五間大樓。左右兩傍，一邊三間書房。眾人進了大門，見高懸著金字一匾：「泰伯之祠」。從二門進東角門走，循著吏廊一路走過大殿，抬頭看樓上懸著金字一匾：「習禮樓」三個大字。眾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。遲衡山同馬靜、武書、蘧來旬，開了樓門，同上樓去，將樂器搬下樓來；堂上的擺在堂上，堂下的擺在堂下。堂上安了祝版，香案傍樹了麾，堂下樹了庭燎，二門傍擺了盥盆、盥帨。

金次福、鮑廷璽，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柷的、司敔的、司笙的、司鏞的、司簫的、司編鐘的、司編磬的，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，進來見了眾人。遲衡山把籥、翟交與這些孩子。下午時分，虞博士到了。莊紹光、遲衡山、馬純上、杜少卿，迎了進來，喫過了茶，換了公服，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。眾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。

次日五鼓，把祠門大開了，眾人起來，堂上、堂下、門裏、門外、兩廊，都點了燈燭；庭燎也點起來。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，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；請到三獻的，眾人推讓，說道：「不是遲先生，就是杜先生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我兩人要做引贊。馬先生係浙江人，請馬純上先生三獻。」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。眾人扶住了馬二先生，同二位老先生一處。遲衡山、杜少卿，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，到省牲所拱立。遲衡山、杜少卿回來，請金東崖先生大贊；請武書先生司麾；請臧荼先生司祝；請季萑先生、辛東之先生、余夔先生司尊；請蘧來旬先生、盧德先生、虞感祁先生司玉；請諸葛佑先生、景本蕙先生、郭鐵筆先生司帛；請蕭鼎先生、儲信先生、伊昭先生司稷；請季恬逸先生、金寓劉先生、宗姬先生司饌。請完，命盧華士跟著大贊金東崖先生。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。當下祭鼓發了三通，金次福、鮑廷璽，兩人領著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柷的、司敔的、司笙的、司鏞的、司簫的、司編鐘的、司編磬的，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，都立在堂上堂下。

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，盧華士跟著。金東崖站定，贊道：「執事者，各司其事！」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手裏。金東崖贊：「排班。」司麾的武書，引著司尊的季萑、辛東之、余夔，司玉的蘧來旬、盧德、虞感祁，司帛的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東邊；引司祝的臧荼上殿，立在祝版跟前；引司稷的蕭鼎、儲信、伊昭，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劉、宗姬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西邊。武書捧了麾，也立在西邊眾人下。金東崖贊：「奏樂。」堂上堂下，樂聲俱起。金東崖贊：「迎神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各捧香燭，向門外躬身迎接。金東崖贊：「樂止。」堂上堂下，一齊止了。

金東崖贊：「分獻者，就位。」遲均、杜儀出去引莊徵君、馬純上，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。金東崖贊：「主祭者，就位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。遲均、杜儀，一左一右，立在丹墀裏香案傍。遲均贊：「盥洗。」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。遲均贊：「主祭者，詣香案前。」香案上一個沉香筒，裏邊插著許多紅旗。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，上有「奏樂」二字。虞博士走上香案前。遲均贊道：「跪。升香。灌地。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復位。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：「樂止。」金東崖贊：「奏樂神之樂。」金次福領著堂上的樂工，奏起樂來。奏了一會，樂止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初獻禮。」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個牌子來，上寫「初獻」二字。遲均、杜儀，引著主祭的虞博士，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。三人從丹墀東邊走，引司尊的季萑，司玉的蘧來旬，司帛的諸葛佑，一路同走；引著主祭的從上面走。走過西邊，引司稷的蕭鼎，司饌的季恬逸，引著主祭的從西邊下來。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。進到大殿，遲均、杜儀，立于香案左右。季萑捧著尊，蘧來旬捧著玉，諸葛佑捧著帛，立在左邊；蕭鼎捧著稷，季恬逸捧著饌，立在右邊。遲均贊：「就位。跪。」虞博士跪于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獻酒。」季萑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玉。」蘧來旬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帛。」諸葛佑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稷。」蕭鼎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饌。」季恬逸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獻畢，執事者退了下來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」

金東崖贊：「一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」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。那三十六個孩子，手持籥、翟，齊上來舞。樂舞已畢。金東崖贊：「堦下與祭者，皆跪。讀祝文。」臧荼跪在祝版前，將祝文讀了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贊：「平身。復位。」武書、遲均、杜儀、季萑、蘧來旬、諸葛佑、蕭鼎、季恬逸，引著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。虞博士復歸主位，執事的都復了原位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亞獻禮。」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，上寫「亞獻」二字。遲均、杜儀，引著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盥洗。」同杜儀引著莊徵君盥洗了回來。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。三人從丹墀東邊走，引司尊的辛東之，司玉的盧德，司帛的景本蕙，一路同走；引著亞獻的從上面走。走過西邊，引司稷的儲信，司饌的金寓劉，引著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，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。進到大殿，遲均、杜儀，立於香案左右。辛東之捧著尊，盧德捧著玉，景本蕙捧著帛，立在左邊；儲信捧著稷，金寓劉捧著饌，立在右邊。遲均贊：「就位。跪。」莊徵君跪於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獻酒。」辛東之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玉。」盧德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帛。」景本蕙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稷。」儲信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饌。」金寓劉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各獻畢，執事者退了下來。

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」

金東崖贊：「二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」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。那三十六個孩子，手持籥、翟，齊上來舞。樂舞已畢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贊：「平身。復位。」武書、遲均、杜儀、辛東之、盧德、景本蕙、儲信、金寓劉，引著亞獻的莊徵君，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。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，執事的都復了原位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終獻禮。」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，上寫「終獻」二字。遲均、杜儀，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盥洗。」同杜儀引著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。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。三人從丹墀東邊走，引司尊的余夔，司玉的虞感祁，司帛的郭鐵筆，一路同走；引著終獻的從上面走。走過西邊，引司稷的伊昭，司饌的宗姬，引著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，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。進到大殿，遲均、杜儀，立於香案左右。余夔捧著尊，虞感祁捧著玉，郭鐵筆捧著帛，立在左邊；伊昭捧著稷，宗姬捧著饌，立在右邊。遲均贊：「就位。跪。」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獻酒。」余夔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玉。」虞感祁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帛。」郭鐵筆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稷。」伊昭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饌。」宗姬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獻畢，執事者退了下來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」

金東崖贊：「三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」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。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、翟，齊上來舞。樂舞已畢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贊：「平身。復位。」武書、遲均、杜儀、余夔、虞感祁、郭鐵筆、伊昭、宗姬，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。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，執事的都復了原位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侑食之禮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，香案前跪下。金東崖贊：「奏樂。」堂上堂下，樂聲一齊大作。樂止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平身。」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，復了主祭的位。遲均、杜儀，也復了引贊的位。金東崖贊：「撤饌。」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，上有「金奏」二字。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。遲均、杜儀，從主位上引了虞博士，奏著樂，從東邊走上殿去，香案前跪下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平身。」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，復了主祭的位。遲均、杜儀，也復了引贊的位。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：「止樂。」金東崖贊：「飲福受胙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引主祭的虞博士，亞獻的莊徵君，終獻的馬二先生，都跪在香案前，飲了福酒，受了胙肉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三人退下去了。金東崖贊：「焚帛。」司帛的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，一齊焚了帛。金東崖贊：「禮畢。」眾人撤去了祭器，樂器，換去了公服，齊往後面樓下來。金次福、鮑廷璽，帶著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個孩子，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。

這一回大祭，主祭的虞博士，亞獻的莊徵君，終獻的馬二先生，共三位。大贊的金東崖，司祝的臧荼，盧華士，共三位。引贊的遲均、杜儀，共二位。司麾的武書一位。司尊的季萑、辛東之、余夔，共三位。司玉的蘧來旬、盧德、虞感祁，共三位。司帛的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，共三位。司稷的蕭鼎、儲信、伊昭，共三位。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劉、宗姬，共三位。金次福、鮑廷璽，二人領著司球的一人，司琴的一人，司瑟的一人，司管的一人，司鼗鼓的一人，司柷的一人，司敔的一人，司笙的一人，司鏞的一人，司簫的一人，司編鐘的、司編磬的二人；和佾舞的孩子，共是三十六人。通共七十六人。

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、四副羊，和祭品的餚饌菜蔬都整治起來，共備了十六席：樓底下擺了八席，二十四位同坐；兩邊書房擺了八席，款待眾人。喫了半日的酒，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。這裏眾位，也有坐轎的，也有走的；見兩邊百姓，扶老攜幼，挨擠著來看，歡聲雷動。馬二先生笑問：「你們這是為甚麼事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我們生長在南京，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，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，聽見這樣的吹打！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，所以都爭著出來看。」眾人都歡喜，一齊進城去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季萑、蕭鼎、辛東之、金寓劉，來辭了虞博士，回揚州去了。馬純上同蘧駔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，要回浙江。二人走進河房，見杜少卿、臧荼又和一個人坐在那裏。蘧駔夫一見，就嚇了一跳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人便是在我婁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！他如何也在此？」彼此作了揖。張鐵臂見蘧駔夫，也不好意思，臉上出神。喫了茶，說了一會辭別的話，馬純上、蘧駔夫辭了出來。杜少卿送出大門。蘧駔夫問道：「這姓張的，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他叫做張俊民，他在敝縣天長住。」蘧駔夫笑著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，在浙江做的這些事，略說了幾句，說道：「這人是相與不得的，少卿須要留神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兩人別過自去。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：「俊老，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？」張鐵臂紅了臉，道：「是小時有這個名字。」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。杜少卿也不再問了。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，也存身不住，過幾日，拉著臧蓼齋回天長去了。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帳和酒飯錢，不得回去，來尋杜少卿耽帶。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，三人也各回家去了。宗先生要回湖廣去，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。杜少卿當面題罷，送別了去。

恰好遇著武書走了來。杜少卿道：「正字兄，許久不見。這些時在那裏？」武書道：「前日監裏六堂合考，小弟又是一等第一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也有趣的緊。」武書道：「倒不說有趣，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武書道：「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，所以六堂合考。那日上頭吩咐下來，解懷脫腳，認真搜檢，就和鄉試場一樣。考的是兩篇四書，一篇經文。有個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。他帶了也罷，上去告出恭，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，送上堂去。天幸遇著虞老師值場。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。虞老師揭卷子，看見這文章，忙拿了藏在靴桶裏。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。虞老師說：『不相干。』等那人出恭回來，悄悄遞與他：『你拿去寫。但是你方纔上堂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。幸得是我看見，若是別人看見，怎了？』那人嚇了個臭死。發案考在二等，走來謝虞老師。虞老師推不認得，說：『並沒有這句話。你想是昨日錯認了。並不是我。』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，親眼看見。那人去了，我問虞老師：『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？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？』虞老師道：『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。他沒奈何來謝我，我若再認這話，他就無容身之地了。』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，彼時問他姓名，虞老師也不肯說。先生，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。」武書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更可笑的緊！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個丫頭，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。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，沒有錢尋，前日就辭了要去。虞老師從前並不曾要他一個錢，白白把丫頭配了他，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，要是別人，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，不知要多少。虞老師聽了這話，說道：『你兩口子出去也好；只是出去，房錢、飯錢都沒有。』又給了他十兩銀子。打發出去，隨即把他薦在一個知縣衙門裏做長隨。你說好笑不好笑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！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，所以難得。」當下留武書喫飯。

武書辭了出去，纔走到利涉橋，遇見一個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舊布直裰，腰繫絲縧，腳下芒鞋，身上掮著行李，花白鬍鬚，憔悴枯槁。那人丟下行李，向武書作揖。武書驚道：「郭先生，自江寧鎮一別，又是三年，一向在那裏奔走？」那人道：

「一言難盡！」武書道：「請在茶館裏坐。」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。那人道：「我一向因尋父親，走遍天下。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，所以我到江南。這番是三次了。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，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為僧去了。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。」武書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，非同容易。我想西安府裏有一個知縣，姓尤，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。如今託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，是先生順路，倘若盤纏缺少，也可以幫助些須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草野之人，我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？」武書道：「不妨。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，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著，我去討這一封書。」那人道：「杜少卿？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？」武書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人我到要會他。」便會了茶錢，同出了茶館，一齊來到杜少卿家。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，問：「這位先生尊姓？」武書道：「這位先生姓郭，名力，字鐵山。二十年走遍天下，尋訪父親，有名的郭孝子。」杜少卿聽了這話，從新見禮，奉郭孝子上坐，便問：「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？」郭孝子不好說。武書附耳低言，說：「曾在江西做官，降過寧王，所以逃竄在外。」杜少卿聽罷駭然。因見這般舉動，心裏敬他，說罷留下行李，「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，明日再行。」郭孝子道：「少卿先生豪傑，天下共聞，我也不做客套，竟住一宵罷。」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，替郭孝子漿洗衣服，治辦酒肴款待他。出來陪著郭孝子。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。杜少卿道：「這個容易。郭先生在我這裏坐著，我和正字去要書子去。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用勞用力，不辭虎窟之中；遠水遠山，又入蠶叢之境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　郭孝子深山遇虎　甘露僧狹路逢讐

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喫酒飯，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，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。虞博士細細聽了，說道：「這書我怎麼不寫？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。他這萬里長途，自然盤費也難。我這裏拿拾兩銀子，少卿，你去送與他，不必說是我的。」慌忙寫了書子，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。杜少卿接了，同武書拿到河房裏。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，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，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。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，也寫了一封書子，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。第三日，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喫，武書也來陪著。喫罷，替他拴束了行李，拿著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，遞與郭孝子。郭孝子不肯受。杜少卿道：「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個人的，並非盜跖之物，先生如何不受？」郭孝子方纔受了，喫飽了飯，作辭出門。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，方纔回去。

郭孝子曉行夜宿，一路來到陝西，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，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。這尤公名扶徠，字瑞亭，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，去年纔到同官縣，一到任之時，就做了一件好事。是廣東一個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，帶著妻子是軍妻。不想這人半路死了。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。人和他說話，彼此都不明白，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。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，心裏不忍，便取了俸金五十兩，差一個老年的差人，自己取一塊白綾，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，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徠，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，吩咐差人：「你領了這婦人，拿我這一幅綾子，遇州遇縣，送與他地方官看，求都要用一個印信。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。」差人應諾了。那婦人叩謝，領著去了。將近一年，差人回來說：「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，一個個都悲傷這婦人，也有十兩的，也有八兩的，六兩的，這婦人到家，也有二百多銀子。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，他家親戚、本家有百十人，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；又都磕小的的頭，叫小的是『菩薩』。這個，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。」尤公歡喜，又賞了他幾兩銀子，打發差人出去了。

門上傳進帖來，便是郭孝子拿著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。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，著實欽敬。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，即刻擺出飯來。正談著，門上傳進來：「請老爺下鄉相驗。」尤公道：「先生，這公事我就要去的，後日纔得回來。但要屈留先生三日，等我回來，有幾句話請教。況先生此去往成都，我有個故人在成都，也要帶封書子去。先生萬不可推辭。」郭孝子道：「老先生如此說，怎好推辭，只是賤性山野，不能在衙門裏住。貴治若有甚麼菴堂，送我去住兩天罷。」尤公道：「菴雖有，也窄；我這裏有個海月禪林，那和尚是個善知識，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。」便吩咐衙役：「把郭老爺的行李搬著，送在海月禪林，你拜上和尚，說是我送來的。」衙役應諾伺候。郭孝子別了。尤公直送到大門外，方纔進去。

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堂裏，知客進去說了，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，請坐奉茶。那衙役自回去了。郭孝子問老和尚：「可是一向在這裏方丈的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，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。因厭京師熱鬧，所以到這裏居住。尊姓是郭？如今卻往成都，是做甚麼事？」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面貌，顏色慈悲，說道：「這話不好對別人說，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。」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。老和尚流淚歎息，就留在方丈裏住，備出晚齋來。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，受下謝了郭孝子，便叫火工道人抬兩隻缸在丹墀裏，一口缸內放著一個梨，每缸挑上幾擔水，拿扛子把梨搗碎了，擊雲板，傳齊了二百多僧眾，一人喫一碗水。郭孝子見了，點頭歎息。

到第三日，尤公回來，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。喫過酒，拿出五十兩銀子，一封書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我本該留你住些時，因你這尋父親大事，不敢相留。這五十兩銀子，權為盤費。先生到成都，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昊軒先生。這是一位古道人。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，地名叫做東山。先生去尋著他，凡事可以商議。」郭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，不好再辭了，只得謝過，收了銀子和書子，辭了出來；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。老和尚合掌道：「居士到成都尋著了尊大人，是必寄個信與貧僧，免的貧僧懸望。」郭孝子應諾。老和尚送出禪林，方纔回去。

郭孝子自肩著行李，又走了幾天，這路多是崎嶇鳥道。郭孝子走一步，怕一步。那日走到一個地方，天色將晚，望不著一個村落。那郭孝子走了一會，遇著一個人。郭孝子作揖問道：「請問老爹，這裏到宿店所在，還有多少路？」那人道：「還有十幾里。客人，你要著急些走。夜晚路上有虎，須要小心。」郭孝子聽了，急急往前奔著走。天色全黑，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。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，升到天上，便十分明亮。郭孝子乘月色走，走進一個樹林中，只見劈面起來一陣狂風，把那樹上落葉，吹得奇颼颼的響；風過處，跳出一隻老虎來。郭孝子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一交跌倒在地。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。坐了一會，見郭孝子閉著眼，只道是已經死了，便丟了郭孝子，去地下挖了一個坑，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，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，那老虎便去了。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，到那山頂上，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，看見這裏不動，方纔一直去了。郭孝子從坑裏扒了上來，自心裏想道：「這業障雖然去了，必定是還要回來喫我，如何了得？」一時沒有主意，見一顆大樹在眼前，郭孝子扒上樹去。又心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：「我可不要嚇了下來」；心生一計，將裹腳解了下來，自己縛在樹上。等到三更盡後，月色分外光明，只見老虎前走，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。那東西渾身雪白，頭上一隻角，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，直著身子走來。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。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，便坐下了。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。見沒有了人，老虎慌做一堆兒。那東西大怒，伸過爪來，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，老虎死在地下。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，發起威來，回頭一望，望見月亮地下照著樹枝頭上有個人，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。撲冒失了，跌了下來，又盡力往上一撲，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。郭孝子道：「我今番卻休了！」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，恰好對著那東西的肚皮上。後來的這一撲，力太猛了，這枯幹戳進肚皮，有一尺多深淺。那東西急了。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。那東西使盡力氣，急了半夜，掛在樹上死了。

到天明時候，有幾個獵戶，手裏拿著鳥鎗叉棍來。看見這兩個東西，嚇了一跳。郭孝子在樹上叫喊。眾獵戶接了孝子下來，問他姓名。郭孝子道：「我是過路的人，天可憐見，得保全了性命。我要趕路去了。這兩件東西，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。」眾獵戶拿出些乾糧來，和獐子、鹿肉，讓郭孝子喫了一飽。眾獵戶替郭孝子拿了行李，送了五六里路。眾獵戶辭別回去。

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，又走了幾天路程，在山凹裏，一個小庵裏借住。那庵裏和尚問明來歷，就拿出素飯來，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著喫。正喫著中間，只見一片紅光，就如失了火的一般。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：「不好！火起了！」老和尚笑道：「居士請坐，不要慌。這是我『雪道兄』到了。」喫完了飯，收過碗盞，去推開窗子，指與郭孝子道：「居士，你看

麼！」郭孝子舉眼一看，他見前面山上蹲著一個異獸，頭上一隻角，只有一隻眼睛，卻生在耳後。那異獸名為「羆丸」，任你堅冰凍厚幾尺，一聲響亮，叫他登時粉碎。和尚道：「這便是『雪道兄』了。」當夜紛紛揚揚，落下一場大雪來。那雪下了一夜一天，積了有三尺多厚。郭孝子走不的，又住了一日。

到第三日，雪晴。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，找著山路，一步一滑，兩邊都是澗溝，那冰凍的支稜著，就和刀劍一般。郭孝子走的慢，天又晚了，雪光中照著，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著；半里路前，只見一個人走，走到那東西面前，一交跌下澗去。郭孝子就立住了腳，心裏疑惑道：「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？」定睛細看，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，把那人行李拿了，又鑽了下去。郭孝子心裏猜著了幾分，便急走上前去看。只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，披散了頭髮，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，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著，腳底下埋著一個缸，缸裏頭坐著一個人。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，從缸裏跳上來。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，不敢下手，便叉手向前道：「客人，你自走你的路罷了，管我怎的？」郭孝子道：「你這些做法，我已知道了。你不要惱，我可以幫襯你。這粧吊死鬼的是你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小人的渾家。」郭孝子道：「你且將他解下來。你家在那裏住？我到你家去和你說。」那人把渾家腦後一個轉珠繩子解了，放了下來。那婦人把頭髮綰起來，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，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拿下來，把紅衫子也脫了。那人指著路旁，有兩間草屋，道：「這就是我家了。」

當下夫妻二人跟著郭孝子走，到他家請郭孝子坐著，烹出一壺茶。郭孝子道：「你不過短路營生，為甚麼做這許多惡事？嚇殺了人的性命，這個卻傷天理。我雖是苦人，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，越發可憐的狠了！我有十兩銀子在此，把與你夫妻兩人，你做個小生意度日，下次不要做這事了。你姓甚麼？」那人聽了這話，向郭孝子磕頭，說道：「謝客人的周濟。小人姓木，名耐。夫妻兩個，原也是好人家兒女。近來因是凍餓不過，所以纔做這樣的事。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，從此就改過了。請問恩人尊姓？」郭孝子道：「我姓郭，湖廣人，而今到成都府去的。」說著，他妻子也出來拜謝，收拾飯留郭孝子。郭孝子喫著飯，向他說道：「你既有膽子短路，你自然還有些武藝。只怕你武藝不高，將來做不得大事。我有些刀法、拳法，傳授與你。」那木耐歡喜，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。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，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。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，他備了些乾糧、燒肉，裝在行李裏，替郭孝子背著行李，直送到三十里外，方纔告辭回去。

郭孝子接著行李，又走了幾天，那日天氣甚冷，迎著西北風，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，又硬又滑。郭孝子走到天晚，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，又跳出一隻老虎來。郭孝子道：「我今番命真絕了！」一交跌在地下，不醒人事。原來老虎喫人，要等人怕的。今見郭孝子直殭殭在地下，竟不敢喫他，把嘴合著他臉上來聞。一莖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，戳出一個大噴嚏來，那老虎到嚇了一跳，連忙轉身，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頭，跌在一個澗溝裏。那澗極深。被那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橫攔著，竟凍死了。郭孝子扒起來，老虎已是不見，說道：「慚愧！我又經了這一番！」背著行李再走。走到成都府，找著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菴裏做和尚。訪知的了，走到菴裏去敲門。老和尚開門，見是兒子，就嚇了一跳。郭孝子見是父親，跪在地下慟哭。老和尚道：「施主請起來，我是沒有兒子的。你想是認錯了。」郭孝子道：「兒子萬里程途，尋到父親跟前來，父親怎麼不認我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我方纔說過，貧僧是沒有兒子的。施主，你有父親，你自己去尋，怎的望著貧僧哭？」郭孝子道：「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，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？」跪著不肯起來。老和尚道：「我貧僧自小出家，那裏來的這個兒子？」郭孝子放聲大哭道：「父親不認兒子，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！」三番五次，纏的老和尚急了，說道：「你是何處光棍，敢來鬧我們！快出去！我要關山門！」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，不肯出去。和尚道：「你再不出去，我就拿刀來殺了你！」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：「父親就殺了兒子，兒子也是不出去的！」老和尚大怒，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，提著郭孝子的領子，一路推搡出門，便關了門進去，再也叫不應。

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，又哭一場，又不敢敲門。見天色將晚，自己想道：「罷！罷！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！」抬頭看了，這菴叫做竹山菴。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。次早，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，買通了這道人，日日搬柴運米，養活父親。不到半年之上，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。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昊軒，又恐怕尋不著，耽擱了父親的飯食。只得左近人家傭工，替人家挑土，打柴。每日尋幾分銀子，養活父親。遇著有個鄰居往陝西去，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，細細寫了一封書，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。

老和尚看了書，又歡喜，又欽敬他。不多幾日，禪林裏來了一個掛單的和尚。那和尚便是響馬賊頭趙大，披著頭髮，兩隻怪眼，兇像未改。老和尚慈悲，容他住下。不想這惡和尚在禪林喫酒，行兇，打人，無所不為。首座領著一班和尚來稟老和尚道：「這人留在禪林裏，是必要壞了清規。」求老和尚趕他出去。老和尚教他去，他不肯去。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：「老和尚叫你去，你不去；老和尚說：『你若再不去，就照依禪林規矩，抬到後面院子裏，一把火，就把你燒了！』」惡和尚聽了，懷恨在心，也不辭老和尚，次日，收拾衣單去了。老和尚又住了半年，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，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。辭了眾人，挑著行李衣缽，風餐露宿，一路來到四川。

離成都有百十里多路，那日下店早，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，走到那一個茶棚內喫茶。那棚裏先坐著一個和尚。老和尚忘記，認不得他了。那和尚卻認得老和尚，便上前打個問訊道：「和尚，這裏茶不好，前邊不多幾步就是小菴，何不請到小菴裏去喫杯茶？」老和尚歡喜道：「最好。」那和尚領著老和尚，曲曲折折，走了七八里路，纔到一個菴裏。那菴一進三間，前邊一尊迦藍菩薩。後一進三間殿，並沒有菩薩，中間放著一個榻床。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菴門，纔說道：「老和尚！你認得我麼？」老和尚方纔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，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是方纔偶然忘記，而今認得了。」惡和尚竟自己走到床上坐下，睜開眼道：「你今日既到我這裏，不怕你飛上天去！我這裏有個葫蘆，你拿了，在半里路外山岡上一個老婦人開的酒店裏，替我打一葫蘆酒來！你快去！」老和尚不敢違拗，捧著葫蘆出去，找到山岡子上，果然有個老婦人在那裏賣酒。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。那婦人接了葫蘆，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，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，便要拿葫蘆去打酒。老和尚嚇了一跳，便打個問訊道：「老菩薩，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？這是甚麼原故？」那婦人含著淚，說道：「我方纔看見老師父是個慈悲面貌，不該遭這一難！」老和尚驚道：「貧僧是遭的甚麼難？」那老婦人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菴裏來的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貧僧便是，你怎麼知道？」老婦人道：「我認得他這葫蘆。他但凡要喫人的腦子，就拿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。老師父，你這一打了酒去，沒有活的命了！」老和尚聽了，魂飛天外，慌了道：「這怎麼處？我如今走了罷！」老婦人道：「你怎麼走得？這四十里內，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。他菴裏走了一人，一聲梆子響，即刻有人捆翻了你，送在菴裏去！」老和尚哭著跪在地下：「求老菩薩救命！」老婦人道：「我怎能救你？我若說破了，我的性命也難保。但看見你老師父慈悲，死的可憐，我指一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。」老和尚道：「老菩薩！你指我去尋那個人？」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個人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熱心救難，又出驚天動地之人；仗劍立功，無非報國忠臣之事。

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　蕭雲仙救難明月嶺　平少保奏凱青楓城

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，跪在地下哀告。老婦人道：「我怎能救你？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個人。」老和尚道：「老菩薩！卻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？求指點了我去！」老婦人道：「離此處有一里多路，有個小小山岡，叫做明月嶺。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，還可以近得幾步。你到那嶺上，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。你卻不要問他，只雙膝跪在他面前。等他問你，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。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。你速去求他。卻也還拿不穩。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，我今日說破這個話，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！」老和尚聽了，戰戰兢兢，將葫蘆裏打滿了酒，謝了老婦人，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。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，一個小小山岡，山岡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。山洞裏嵌著一塊雪白的石頭，不過銅錢大，那少年覷的較近，彈子過處，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。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，頭戴武巾，身穿藕色戰袍，白淨面皮，生得十分美貌。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，老和尚走來，雙膝跪在他面前。那少年正要問時，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。那少年道：「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！」手起彈子落，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。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著眼淚跪在跟前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快請起來。你的來意，我知道了。我在此學彈子，正為此事。但纔學到九分，還有一分未到，恐怕還有意外之失，所以不敢動手。今日既遇著你來，我也說不得了，想是他畢命之期。老師父，你不必在此耽誤。你快將葫蘆酒拿到菴裏去，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，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。你到那裏，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，一毫不可違拗他，我自來救你。」

老和尚沒奈何，只得捧著酒葫蘆，照依舊路，來到菴裏。進了第二層，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床上，手裏已是拿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問老和尚道：「你怎麼這時纔來？」老和尚道：「貧僧認不得路，走錯了，慢慢找了回來。」惡和尚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你跪下罷！」老和尚雙膝跪下。惡和尚道：「跪上些來！」老和尚見他拿著刀，不敢上去。惡和尚道：「你不上來，我劈面就砍來！」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。惡和尚道：「你褪了帽子罷！」老和尚含著眼淚，自己除了帽子。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，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喫了一口，左手拿著酒，右手執著風快的刀，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，比個中心。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，那魂靈已在頂門裏冒去了。惡和尚比定中心，知道是腦子的所在，一劈出了，恰好腦漿迸出，趕熱好喫。當下比定了中心，手持鋼刀，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。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頭上，只聽得門外颼的一聲，一個彈子飛了進來，飛到惡和尚左眼上。惡和尚大驚，丟了刀，放下酒，將隻手捺著左眼，飛跑出來，到了外一層。迦藍菩薩頭上坐著一個人。惡和尚抬起頭來，又是一個彈子，把眼打瞎。惡和尚跌倒了。那少年跳了下來，進裏面一層。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。那少年道：「老師父！快起來走！」老和尚道：「我嚇軟了！其實走不動了！」那少年道：「起來！我背著你走！」便把老和尚扯起來，馱在身上，急急出了菴門，一口氣跑了四十里。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，說道：「好了！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，自此，前途吉慶無虞。」老和尚方纔還了魂，跪在地下拜謝，問：「恩人尊姓大名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，並非有意救你。你得了命，你速去罷，問我的姓名怎的？」老和尚又問，總不肯說。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，說道：「且辭別了恩人，不死當以厚報！」拜畢起來，上路去了。

那少年精力已倦，尋路旁一個店內坐下。只見店裏先坐著一個人，面前放著一個盒子。那少年看那人時，頭戴孝巾，身穿白布衣服，腳下芒鞋，形容悲戚，眼下許多淚痕，便和他拱一拱手，對面坐下。那人笑道：「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，卻來這店裏坐的安穩！」那少年道：「老先生從那裏來？怎麼知道這件事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方纔原是笑話。剪除惡人，救拔善類，這是最難得的事。你長兄尊姓大名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姓蕭，名采，字雲仙，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。」那人驚道：「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昊軒先生，可是尊府？」蕭雲仙驚道：「這便是家父。老先生怎麼知道？」那人道：「原來就是尊翁。」便把自己姓名說下，並因甚來四川：「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，曾有一書與尊大人。我因尋親念切，不曾遶路到尊府。長兄，你方纔救的這老和尚，我卻也認得他。不想邂逅相逢。看長兄如此英雄，便是昊軒先生令郎。可敬！可敬！」蕭雲仙道：「老先生既尋著太老先生，如何不同在一處？如今獨自又往那裏去？」郭孝子見問這話，哭起來道：「不幸先君去世了。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。我本是湖廣人，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。」蕭雲仙垂淚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但晚生幸遇著老先生，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？」郭孝子道：「本該造府恭謁，奈我背著先君的骸骨不便，且我歸葬心急。致意尊大人，將來有便，再來奉謁罷。」因在行李內取出尤公的書子來，遞與蕭雲仙，又拿出百十個錢來，叫店家買了三角酒，割了二斤肉，和些蔬菜之類，叫店主人整治起來，同蕭雲仙喫著，便向他道：「長兄，我和你一見如故，這最是人生最難得的事。況我從陝西來，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，這個就更比初交的不同了。長兄，像你這樣事，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，真是難得。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，可以說得麼？」蕭雲仙道：「晚生年少，正要求老先生指教，有話怎麼不要說？」郭孝子道：「這冒險捐軀，都是俠客的勾當。而今比不得春秋、戰國時，這樣事就可以成名。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，任你荊軻、聶政，也只好叫做亂民。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，又有這般義氣肝膽，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。將來到疆場，一刀一鎗，博得個封妻蔭子，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。不瞞長兄說，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，遭天倫之慘，奔波辛苦，數十餘年。而今老了，眼見得不中用了。長兄年力鼎盛，萬不可蹉跎自誤。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。」蕭雲仙道：「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，如撥雲見日，感謝不盡。」又說了些閒話。次早，打發了店錢，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，彼此灑淚分別。

蕭雲仙回到家中，問了父親的安，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。蕭昊軒道：「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，不通音問；他今做官適意，可喜！可喜！」又道：「郭孝子武藝精能，少年與我齊名，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。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，也算了過一生心事。」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。過了半年，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，因買賣不公，彼此吵鬧起來。那番子性野，不知王法，就持了刀杖器械，大打一仗。弓兵前來護救，都被他殺傷了，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。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，朝廷看了本章，大怒，奉旨：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，務必犁庭掃穴，以章天討。平少保得了聖旨，星飛出京，到了松藩駐箚。蕭昊軒聽了此事，喚了蕭雲仙到面前，吩咐道：「我聽得平少保出師，現駐松藩，征勦生番。少保與我有舊。你今前往投軍，說出我的名姓，少保若肯留在帳下效力，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。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為之時！」蕭雲仙道：「父親年老，兒子不敢遠離膝下。」蕭昊軒道：「你這話就不是了。我雖年老，現在並無病痛，飯也喫得，覺也睡得，何必要你追隨左右？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，便是貪圖安逸，在家戀著妻子，乃是不孝之子，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！」幾句話，讓的蕭雲仙閉口無言，只得辭了父親，拴束行李，前去投軍，一路程途，不必細說。

這一日，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，因出店太早，走了十多里，天尚未亮。蕭雲仙背著行李，正走得好，忽聽得背後有腳步響。他便跳開一步，回轉頭來，只見一個人，手持短棍，正待上前來打他，早被他飛起一腳，踢倒在地。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棍，劈頭就要打。那人在地下喊道：「看我師父面上，饒恕我罷！」蕭雲仙住了手，問道：「你師父是誰？」那時天色已明，

看那人時，三十多歲光景，身穿短襖，腳下八搭麻鞋，面上微有髭鬚。那人道：「小人姓木，名耐，是郭孝子的徒弟。」蕭雲仙一把拉起來，問其備細。木耐將曾經短路，遇郭孝子，及他收為徒弟的一番話說了一遍。蕭雲仙道：「你師父，我也認得。你今番待往那裏去？」木耐道：「我聽得平少保征番，現在松藩招軍，意思要到那裏去投軍。因途間缺少盤纏，適纔得罪長兄，休怪！」蕭雲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是投軍去的，便和你同行，何如？」木耐大喜，情願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。一路來到松藩，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。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，知道是蕭浩的兒子，收在帳下，賞給千總職銜，軍前效力。木耐賞戰糧一分，聽候調遣。

過了幾日，各路糧餉俱已調齊，少保升帳，傳下將令，叫各弁在轅門聽候。蕭雲仙早到，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。蕭雲仙請了安，立在旁邊。聽那一位都督道：「前日總鎮馬大老爺出兵，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，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。馬大老爺受了重傷，過了兩天，傷發身死。現今屍首並不曾找著。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，現今內裏傳出信來，務必要找尋屍首。若是尋不著，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！這事怎了？」這一位都督道：「聽見青楓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，要等冬天積下大雪，到春融之時，那山上雪水化了，淌下來，人和牲口纔有水喫。我們到那裏出兵，只消幾天沒有水喫，就活活的要渴死了，那裏還能打甚麼仗！」蕭雲仙聽了，上前稟道：「兩位太爺不必費心。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水草最為肥饒。」兩都督道：「蕭千總，你曾去過不曾？」蕭雲仙道：「卑弁不曾去過。」兩位都督道：「可又來！你不曾去過，怎麼得知道？」蕭雲仙道：「卑弁在史書上看過，說這地方水草肥饒。」兩都督變了臉道：「那書本子上的話，如何信得！」蕭雲仙不敢言語。

少刻，雲板響處，轅門鐃鼓喧闐。少保升帳，傳下號令，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，作中軍策應；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，先鋒開路。本帥督領後隊調遣。將令已下，各將分頭前去。蕭雲仙攜了木耐，帶領五百步兵，疾忙前進。望見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險峻，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裏把守。這山名喚椅兒山，是青楓城的門戶。蕭雲仙吩咐木耐道：「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扒過山去，在他總路口等著。只聽得山頭炮響，你們便喊殺回來助戰，不可有誤。」木耐應諾去了。蕭雲仙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，只聽山頭炮響，一齊吶喊起來，報稱大兵已到，趕上前來助戰。分派已定，蕭雲仙帶著二百人，大踏步殺上山來。那山上幾百番子，藏在土洞裏，看見有人殺上來，一齊蜂擁的出來打仗。那蕭雲仙腰插彈弓，手拿腰刀，奮勇爭先，手起刀落，先殺了幾個番子。那番子見勢頭勇猛，正要逃走。二百人捲地齊來，猶如暴風疾雨。忽然一聲炮響，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：「大兵到了！」飛奔上山。番子正在魂驚膽落，又見山後那二百人，搖旗吶喊飛殺上來，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，亂紛紛各自逃命。那裏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，打得鼻塌嘴歪，無處躲避。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，喊聲大震，把那幾百個番子，猶如砍瓜切菜，儘數都砍死了，旗幟器械，得了無數。蕭雲仙叫眾人暫歇一歇，即鼓勇前進。只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。走了半天，林子盡處，一條大河，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。蕭雲仙見無船隻可渡，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，編成筏子。頃刻辦就，一齊渡過河來。蕭雲仙道：「我們大兵尚在後面，攻打他的城池，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。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。」叫木耐率領兵眾，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，帶二百兵，每人身藏枯竹一束，到他城西僻靜地方，爬上城去，將他堆貯糧草處所放起火來，「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。」這裏分撥已定。

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，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。兩位議道：「像這等險惡所在，他們必有埋伏。我們盡力放些大砲，放的他們不敢出來，也就可以報捷了。」正說著，一騎馬飛奔追來，少保傳下軍令：叫兩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，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，以致失事。兩都督得了將令，不敢不進，號令軍中，疾馳到帶子河，見有現成筏子，都渡過去，望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。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施放砲火，攻打城中。番子見城中火起，不亂自亂。這城外中軍已到，與前軍先鋒合為一處，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。那番酋開了北門，捨命一頓混戰，只剩了十數騎，潰圍逃命去了。少保督領後隊已到，城裏敗殘的百姓，各人頭頂香花，跪迎少保進城。少保傳令，救火安民，秋毫不許驚動，隨即寫了本章，遣官到京裏報捷。

這裏蕭雲仙迎接，叩見了少保，少保大喜，賞了他一腔羊，一罎酒，誇獎了一番。過了十餘日，旨意回頭：著平治來京，兩都督回任候陞，蕭采實授千總。那善後事宜，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。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，回到城中，看見兵災之後，城垣倒塌，倉庫毀壞，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，稟明少保。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，批了下來：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；候城工完竣之後，另行保題議敘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甘棠有蔭，空留後人之思；飛將難封，徒博數奇之歎。

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